

歌曰:

一生走过多远的路程
从哪里来到哪里去
走过一路风雨千万里
只为梦中那眼神
一生会遇见多少人
谁会被遗忘,谁又会
被想起……

——题记

百家
随笔

爱之蹉跎

——飘落的黄叶

□ 莫沉



这压抑的期待是痛苦而残酷的,却也是美妙动人的。我暗暗发誓:我一定要得到这份爱!从那时起,我就开始写诗,写关于眼睛的诗。

直到离校插队,那一刻也没有出现。一九六六年,一场政治风暴很容易地吹散了满天的祥云,再伟大的情感,在政治面前也显得苍白无力。初中没毕业,就草草中断了学业,各自返回各自的家乡。

几年后小香嫁了人,那个人根正苗红,祖宗三代都是穷苦出身,祖辈们都爱过饭,家中一直珍藏着讨饭篮子、打狗棍之类的“教材”,以传后世。更为难得的是:他爷爷竟然是让地主给逼死的。巧的是,这个人也是我的同学,就是先我一步,做了小香同桌的那位。在校时他父亲为我们做过忆苦思甜的报告,好口才,让好多女同学哭得梨花带雨。离校后不久他光荣入伍,很快便人党提干了。穿着锃亮的皮鞋荣归故里,顺理成章地娶了当年的同桌为妻,一生圆满得天衣无缝。我很佩服他爷爷,有超前的政治目光,凭着一根打狗棍,愣是给后辈讨来个好评,好前程。不像我父亲,活不下去不去讨饭,却提着脑袋闹什么革命,想参政却人,结果莫名其妙地把自己也专政进去了,给儿女们弄了一个乌黑的政治背景。怪谁呢?不知道。出身问题曾是个足以决定一个人命运的大问题,甚至一个时期可以超越宪法,成为唯一标准,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它的厉害。你说,在那个年月,小香不嫁他,嫁谁?

我不责怪小香,我一个七尺男儿,尚被逼得恨不能另行投胎,何况一个弱女子,但是我却难以将她从心中抹掉。小香结婚的时候,我正在一个遥远的山沟放牛,情景极为悲惨。躺在潮湿的草地上,一根一根地吸着劣质烟,透过烟雾,呆望着远山近树,做着无望的追忆和挣扎。

“山阴道上桂花初,王谢风流满晋书”,读唐代羊士谔《忆江南旧游二首》,仿佛走在江南古道,置身桂花树下,嗅到一股淡淡的桂花幽香。

桂花初,淡黄的花蕊刚刚绽放,零星地还没有完全打开,未形成阵势,光线透过枝叶洒在地上,一股若有若无的清气,在空气中传播——它们可能是一些早桂。

我有时在想,一个崇尚古典,心怀梦想的人,一个追慕古今,内心丰盈的人,无论怎样忙碌,都应该抽出时间走一趟山阴道,去嗅一嗅历史与时光深处的桂花幽香。

穿朴素的鞋到这样一条既有历史、又有风景的古道上走走,会碰到很多故人。

江南的一条著名驿道,就像现在的人城主干道,车声熙熙车马喧,有时甚至还会堵车。山阴道上,走过求学的书生、游览名山大川的诗人、怀揣小本钱做生意的人……

桂花初,几个人站着闲聊,山阴道上的桂花就不知不觉地开了。桂花是清晨开还是傍晚开,没有人注意到。

在丹桂飘香时节,走一趟山阴道,现实又空灵。因为古道还在,虽没有过去那么完整,它至少跟你来一次精神徜徉,时空交错之间,抚今追昔。

有风景和故事的路,起码不是一马平川,是高低起伏、曲折婉转,还有许多桂花树。

人在山阴道上,渺小如豆。既是看风景,又是看热闹,古今红尘之中的大热闹。

多年前,我还是一个薄衫少年,向往古越的那条风雅石板驿道。彼时望文生义,总觉得那条道在山北边,盘山而上,翻越了一座山,绍兴城便到了。

访古越,我是从萧山坐绿皮慢车一路东行,自然见不到山阴道,也不知道这条古官道在哪。在绍兴城里,骑一辆自行车去大禹陵,沿途所见的山陵土冈、拱桥、鸟篷船,以及路两边的野花草,也弄不明白哪一段才是与古代山阴道重复或重叠的。

后来和朋友去丽水,夜晚驾车,经过绍兴,诸暨一段,望着窗外蓝幽幽的山峦,才知大概山阴道就在附近。

桂花初,淡淡的香味,由远及近。

山阴道为何有如此魅力?一缕风吹来,桂香阵阵。我在王维的《山阴图》中看到一人在舟上,数人坐山石,或走神,或啜谈,他们吹着唐朝的风,坐着云起,都是舒缓的姿势。

徐晋在山阴城里作画,青藤书屋的花架下趴着一老老狗。

王羲之兰亭曲水流觞,在绍兴城的南面,你去寻它,也必须从山阴道出发。

绍兴城里还有一坛黄酒,摆在某个小餐馆的朴实木桌,那个叫“女儿红”的酒,不喝放着也觉得好听的。

不久我收到小香托人捎来的一个小包,那是一个小本子,上面记满了伟人语录、烈士们的豪言壮语、名人的格言。对往事没有一星半点的提及,只是其中有一页,写满了我的名字。

几年后,我孑然一身走出那个山村,这七年漫长得犹如一个世纪,把我一生最美好的年华揉搓了进去,当年活泼开朗的我,变得孤僻阴郁。我不知道自己是变傻了还是成熟了,是我,抑又不是我。

时间不是流水,而是漩涡,它改变了一些东西,又把一些东西保留着近似于原样。这些东西让你不免时时回顾,那种莫名的怅惘便涌上来,那条本该踏上而又未能走上的小径,总在我心中洒满玫瑰色的雾霭,展露着向往和深深的忧伤。

恍惚之间,已是黄叶飘落时,我知道无数绿叶还会生出,但飘落的黄叶是永远不会再变绿了。往事是难忘的,就让它深深地尘封在心底,就像保存一本古老的旧相册,寂寞忧伤时翻一翻,不为别的,只是为了自己。我当然知道小香现在在哪里以及她的近况。那位根正苗红的丈夫,的确给她带来了不错的生活,成为军嫂以后,她便随军离开了农村,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。如今也是儿孙满堂,日子过得安逸幸福。当初她做出的选择,无疑是明智的。而那时的我,以及现在的我,又能给她些什么呢?恐怕什么都给不了。

可能这段往事,只是我自己的一个梦,毕竟只是她多看了你几眼,根本不是那么回事。那么我要对小香说:对不起了,如果你的记忆里也有这一段,那么我谢谢你,但愿还有来生。也许这是虚伪的,但同时也是真实的,如同飘落的黄叶。(本文人物,包括我,都为虚构)

山阴道上桂花初

□ 王天生



山阴道有多美?王献之说它,“云生满谷,月照长空,潭涧注流,翠羽欲流,浮云出岫,绝壁天悬。千岩竞秀,万壑争流。草木蒙笼其上,若云兴霞蔚。”

“山阴道上行,山川自相映发,使人应接不暇。”在古人眼中,山阴道与钱塘西湖同属清奇。

鲁迅在《好的故事》中回忆:“我仿佛记得曾坐小船经过山阴道,两岸边的乌桕,新禾,野花,鸡,狗,丛树和枯树,茅屋,塔,伽蓝,农夫和村妇,村女,晒着的衣裳,和尚,蓑笠,天,云,竹……”他,大概是坐在船上看山阴古道。岸上,有人世万象。

当然,还有你虽看不到,却沁入心脾的醉人幽香。这种香气,是用呼吸和心性去感受的。

桂花初,山阴道上行,风景自在,清香扑鼻。一边走,一边看,内心妥帖。走一条道,就会想起从前在这条道上走过的人,他们从早晨出发,一路走到天黑,走到了远方。徒步去走山阴道,是一段文化孤旅。一条路与一个人,也许只是一种象征。

古道桂香,醉人千年。山阴道是一种象征,行旅和过程的优美穿越。沿着它,你会不知不觉走进梦境,江南山水的老故事。远山近水、小桥凉亭、田畴农舍,相映成画。

我在想,桂花初时走一趟山阴道。此时绽放的是几株早桂,还没有形成阵势,花香忽隐忽现,最是惹人喜欢,初闻时,有意外的欣喜,如故人,久别重逢。或者说,是桂花多情似故人。

20世纪60年代初,十四五岁的我,告别了生我养我的小山村,考入了县中学。

进入县中,对于一个乡下孩子来说,这无疑是一个全新的世界。宽敞明亮的教室、带斗的课桌,还有衣着光鲜、气度不凡的教师。更重要的是同学不但有男生,还有女生,心里便有了一种萌动,说不清楚,朦胧的好像只是一种向往。在排座位的时候,这种向往才在心里清晰起来,那就是希望和那个叫小香的女生坐同桌。那时排座位,先按大小个排成两队,然后前后各一,两人一组依次就座。后排我排最后一个,前排小香,最后是女生,但身材高挑,自然排最后一个,我心里暗暗高兴。不想情况却有了意外的变化,前排比后排少了一人,她正好和我前边的那个男生分在一张课桌。打击来得太快,猝不及防,心中便无限懊恼。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她和别人坐在一起,那家伙显然也居心不良,兴奋得鼻子尖直冒汗。

初萌“贼心”便遭挫折,似乎预示了后来的诸多不顺。

其实,那个叫小香的,长得并不十分漂亮,只不过有着匀称的身材,一双毛茸茸的大眼睛罢了。她的前额白皙光洁,也很开阔,一绺

刘海在那里打了个卷,有些韵味。她若有所思时,额头上会出现一条浅浅的,细细的皱纹,显得很深刻,也别有情趣。其实漂亮不漂亮,也是个绝好的机会,我们不约而同地站住了,但都涨红着脸,似乎都有话要说,却都紧咬着嘴唇,心跳得像打鼓一样,最终谁也未敢说出一个字来,赌气似的擦肩而过。

我突然发现一个微妙的问题:我当时脸红,是心怀鬼胎,那她又为什么脸红呢?仅仅是青春焕发?这事还真有点耐人寻味。嘿嘿。这里有故事……

慢慢地,我感觉到有一股神秘的光束,时不时在我周围闪过,开始我并不知道来自何处。终于有一次,我搜寻的目光和那神秘的光源相碰了。一霎时,我头脑里一声巨响,眼前似乎看见相撞时四溅的火星,感到一阵眩晕。这神秘的光源,就来自小香那对双长睫毛下的大眼睛。一股暖流在那一刻传遍全身,不用多想,我懂得这意味着什么。说实话,十五六岁的半大小子,对男女之间是一片懵懂,但这种感觉十分神奇又美妙。一肚子的冰糖,顷刻之间化成了糖水。

从此以后,我的目光不再搜寻,她的目光也不再躲闪,而是融汇在了一起,成为了我们心灵交流的通道。

每天早晨,一走进教室,我们用眼神传递问候与祝福。当我挨老师批评时,她眼里飘过来的是:责怪与不满。

她使小性闹情绪时,我抛过去的是:理解和抚慰。

不管谁取得了好成绩,我们对望的目光里,流动着喜悦与鼓励。不用语言交流,我们能读懂对方眼睛里的千言万语。我喜欢她的目光,也格外珍惜这目光,她是我一个人的太阳。不仅使我温暖,更使我振奋,是我一切努力的动力。尤其球场上,只要她的目光透过人缝向我射来,瞧吧!我运球过人,飞身上篮,动作潇洒自如,犹如无人之境。假如接收不到这神秘之光,那情况就不一样了,我六神全无,就如傻子一样,拿到球不知如何是好,不拍,就莫名其妙地跑起来,甚至会高高地跳起来,把球投进对方的篮筐,引起一阵哄笑。

尽管没有表白,也没有承诺,我们的关系只停留在眉来眼去的层面。但我确认:这就是心心相印,就像两片带着不同电荷的云彩,在广袤的空中酝酿着,积蓄着能量,等待着划破长空的那一刻,

该回家了!

马路上,我们仍然试图扒上返城的拖拉机,追了几次追不上。这下心里着急了,江海浪说:“我们跑回家。”

开始,我们使劲儿跑,很快就跑不动了。我们便小跑一段路,走一段路,走到了深夜。

我在家里很少挨打,这次例外,父亲还臭骂了我一顿。

舒天成应该更严重吧。

隔天,我问他:“昨天挨打厉害不?”

舒天成笑着回话:“我没有挨打呀。”

我讶异,不信。我说:“吹牛!你怎么可能不挨打?”

舒天成神秘地说:“我只要同江海浪在一起,我爸不管我。”

我好像有点明白了。江海浪是副镇长的儿子。家长有个共识,干部子女的家教,理应是最好的,放心。

高中两年,舒天成同江海浪玩得不亦乐乎,同我渐行渐远了。但我们两家竟然结为亲戚,他大哥成了我的姐夫。

我姐其实是先看上他二哥的。他二哥推荐上了音乐学院,毕业后留校任教,回来几无可能。他大哥返城后做了木匠,我父亲说有门手艺最好,饿不死。

他们三兄弟最有出息的还是舒天成,他从政了,这是后话。

儿时的玩伴

□ 戴智生

弹弓回家,总让我保管。他父亲下班前,他一定是老老实实坐在家里的。

有一段日子,舒天成邀我去他家。我去了,他二哥高兴,喊我们“小喽啰”,拉我们当听众,给我们讲水泊梁山的故事。我最喜欢听“三打祝家庄”,小李广花荣箭术高明,指哪打哪。

他二哥有点书生气,戴副近视眼镜,除了偷偷看些破了封面的旧书,还喜欢吹笛子拉二胡。那时流行玩乐器,我姐拉过半个月的小板胡,“嗖嗖嗖”,好似风箱漏气,很难听。舒天成的二哥吹拉有模有样,学校文艺汇演,他独奏过《颂歌献给毛主席》《喜送公粮》。

舒天成还有一位大哥,高中马上毕业,面临去农村插队。他大哥老实,在家生火、担水、洗碗,做很多家务,没事就去斜对面的李木匠家,帮人家牵墨线、帮人家拉锯、帮人家刨木头,乐此不疲。

他大哥下放后,我和舒天成的玩伴,相互串门的次数也少了。

舒天成放学后好像经常不按时回家了,好几次吃晚饭的时候,我看见他父亲端着饭碗,站在门口喊:“天成——”

有一天,舒天成邀我去沙湾埠。沙湾埠距县城40余里路,那里有条大河,架起一座水泥桥,听说很高大,我想到课本上的“南京长江大桥”,便一同去了。

回去的还有他班上的江海浪。我们是上午逃课走的,在一处上坡的路段扒上拖拉机。拖拉机“突、突、突”,我们蹲在后面的车斗上心慌,生怕被司机发现赶下车。大约晌午时分,我们到达沙湾埠,看到跨河大桥。大桥比五层楼房还高,我们头一次观赏这么高耸的建筑,别处多兴奋。我们从桥底玩到桥面,靠近护栏,伸头往桥下吐口水,看口水慢慢地飘落。

只一会儿,我们又索然无味。肚子已经很饿了。我们三人掏出口袋里的钱,总共一角八分,去商店买了六两饼干,站在店门口一人一块分食了,感觉更饿。

乡村是一首童谣

□ 李云斌

嬉笑着,一边给城里工作的女友发视频,一边走向蜂房。

东山村藏在青山绿水间,满目苍翠,隐匿了尘世的烟火。一人高的蒲草挤挤挨挨地铺满河床,河的两岸是连绵不绝的田野和山脉。风拉扯云在山上奔跑,金色的阳光柔和地洒在山谷里,花草树木随风摇曳。被霜染过的苞,红得发亮,像晶莹的红玛瑙,一丛丛,一蓬蓬。有时,你会撞上一些山中“小主人”,山鸡、竹鼠,惊慌失措地从你脚下蹿过,再偷偷回望闯入家园的不速之客。有时你会邂逅一脉溪水,一汪清泉,一挂瀑布。

逐花而行,沿着蜿蜒的山路走去,一群群蜜蜂在花丛中飞舞,阿峰高兴地来到自家的蜂箱前,熟练地巡视蜂群,观察蜜蜂采蜜的情况。取出巢板,密密麻麻的蜜蜂在他身边飞舞,不少的巢洞已经被蜜蜂蜡封闭,“你这些中蜂真是侦察员,什么零星蜜源都能采到。”望着几十箱蜜蜂,望着大片的油茶林,阿峰笑得像朵山茶花。

曾经的东山村蹲在群山之下,闭塞落后,村里连条像样的公路也没有。门口一条黄泥小道,每当下大雨,小路被人牛踩成了“糖泥”,路上星罗棋布着饭碗深的牛脚印,一不小心踩进牛脚印里就会泥水四溅,身上全是天女散花的泥点子。村里的主要运输工具是小四轮,行驶在布满“鸡婆冰”的土路上,小四轮摇摇晃晃喝醉酒一样吃力地在机耕道上爬行,轰隆隆地吐出一股股黑烟。村里人大多是靠山吃山,日子过得清汤寡水的,阿峰就是其中的一个。

扶贫干部进村了,乡村振兴组进村了,他们一致决定:“要想富,先修路。”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,打好蓝天碧水保卫战。”思路决定出路,整治环境,种植业、养殖业,两条平行线在东山村画起来。一条从东山村通往乡政府的草砂马路修好了。好平坦宽敞的马路啊,村民们欢天喜地,阿峰用力在马路上蹬了几脚,“我的个老娘,脚都蹬麻了,没有鸡婆冰冰的草砂路就是结实,就是平整。”

光秃秃的山岭又长出了“头发”,耐旱的,耐湿的,抗烟的,抗尘的,高大的乔木,低矮的灌木……一棵棵大树像是大自然的裁缝,缝补着大地的伤口。你看,松树、杉树、枫树、油茶树、梨树、桃树……高高低低,错落有致地遍布山林。各种鸟儿成了林中飞翔的花束,落在枝条上的麻雀,落在樱桃树上的白头鸭,还有在枫树林里的银喉长尾山雀,它们在各种枝条上摇晃,追逐,荡秋千,让树也有了生机。鸟儿们用美妙的歌喉赞美生活的美妙,让大自然也是满口生津。

养蜂的阿峰成了义务护林员,每天像蜜蜂一样在山林中钻来钻去。一阵山歌又从山顶悠悠飘来:哟哟哟……

青山连绿水 绿水绕青山 姐妹唱山歌 唱得情意合 一群群白鸭在河边田边翱翔,真是“漠漠水田飞白鹭,阴阴夏木啭黄鹂”。美丽的东山村,像一首古老的童谣。

我在南方一个小县城长大,居住小南门。小南门是条老街,不足三百米,很窄。夏季的夜晚,家家户户门口摆出竹床乘凉,紧邻的背背背,对门的头对头,街心只容一人走过。老街两边清一色的木柱瓦房,高矮错落、大小不等,有独门独户的,也有一门多户的。那时的家庭,兄弟姐妹都比较多,生活清苦,但也有嬉戏打闹的欢乐。我只有位姐姐,打架没有一个帮手,不好玩。

舒天成是我的近邻,也是我的小学同学,比我顽皮,他个头虽矮,但没人欺负他。他有两个哥哥,父亲是派出所的。好在他父亲管教严厉,舒天成没有做出太出格的事情。

我们在大街上瞎逛,他父亲冷不防从背后给他一记爆栗(方言:耳光,打脑袋),凶巴巴:“死回家!”所以,很多次,我们走着走着,舒天成突然不见了,过后一定会看见他父亲。

他父亲不许他们兄弟出去“疯”,是担心他们在外面惹祸。我们那时读书轻松,开卷考试,没有家庭作业,放学又没有别的事情,便人手一把弹弓,射树上的鸟、射人家屋檐下的鸡、射电线杆上的灯泡。舒天成不敢带

哎哟……十八妹妹笑呵呵,边摘茶子边唱歌。两手好比啄啄啄,圆腿屁股像铜锣。

霜降时节正是采摘油茶果的黄金期,大大小小的茶果挂满枝头,或红或黄,沉甸甸地往下垂,洁白的茶花点缀其间,花瓣上洒有甜甜的露水,像盛着酒的小杯。花香四溢,微风轻拂,摇曳多姿。间或,几只灰雀在林荫中来来回回、蹦蹦跳跳,叽叽喳喳的啾啾声,从茂密的枝叶间落下来,一地清脆。一群妇女挑着箩筐,带着竹篮、背着布包,提着竹钩子正在热火朝天地摘茶子。看到那青春健美的一群美女,一向喜欢咧嘴上快活的阿峰唱起了山歌。看到阿峰那嬉皮笑脸的样子,一个泼辣的村姑大胆地对唱起来。

哥像茶子黑坨坨,油腔滑调名堂多。你娘生你光棍样,一世别想讨老婆。采茶妇女一阵哄笑,阿峰也